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二

子 神僊家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又言前者宫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允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宫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為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為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畧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

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寃指常侍黄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䟽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劾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帙最多故附見於此于吉者後為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為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

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為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登眞隐訣二十五卷

鼂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眞文多隐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鼂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

累名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黄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内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内篇言神仙黄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釋此二十卷者内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鼂氏曰玉皇訣云野人郎肇注

無上祕要九十五卷

鼂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

鼂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起經一卷　開氣法一卷

太上指南歌一卷

鼂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撰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

鼂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鴦戢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大還丹契祕圖一卷

鼂氏曰草衣洞眞子元撰凡三十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所致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為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為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一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書載匿形幻化之術殆依託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鼂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按邯鄲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宫論還丹之事其辭多隠人莫測劉眞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者蓋不

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託號金碧

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

云疑即參徽所撰也道蔵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鼂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

同契李氏書目云海客李元光遇元壽先生於中

岳授此未詳元光何代人

龍虎通元要訣一卷

鼂氏曰蘇元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祕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隐故纂其要為是書李邯鄲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不出名氏豈元朗之號邪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鼂氏曰彭仲堪撰不著何代人字舜元天台遇一異僧授此術論火候

青牛道士歌一卷

鼂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

八段錦一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鼂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未詳何代人論參同契

真一子還丹金鑰一卷　太清大丹經一卷　九天元路祕論一卷　靈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鼂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鼂氏曰唐吳筠撰嵇康謂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為然故演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云

坐忘論一卷

鼂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即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樞翼一卷以

為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一卷

鼂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於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

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元綱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岳道士吳筠撰

日月元樞論一卷

晁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綿州昌明令時詔

求通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

著論上於朝

胎息祕訣一卷

鼂氏曰唐僧遵化撰論達磨胎息總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四百四十言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瑾撰治平中授丹訣於榮中立後

因叙其事以教後學

玉芝書三卷

鼂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眞訣一卷

陳氏曰虞部員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谷眞宗朝嘗遇神仙成都藥市因授其道本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元祕要悟眞篇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用成撰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隋陸師閔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遇異人於成都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為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袁公輔者各為注凡五

卷

養生丹訣一卷

鼂氏曰皇朝皇甫士安撰士安岷山道士也

歸正議九卷

鼂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一眞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眞人勒於羅浮山朱明洞隂谷壁古

篆文字東晉葛洪譯鮑靚行於世言房中術

靈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真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

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真詩篇靖康丙午

序

道樞二十卷

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為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為殘生害道云

肘後三成篇一卷

陳氏曰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即此書而微不同

太清養生上下篇二卷

陳氏曰稱赤松子寗先生

上清金碧篇一卷

陳氏曰稱煙蘿子

金虎鉛汞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鉛汞五行篇一卷

陳氏曰稱探元子

華陽眞人祕訣一卷　呂眞人血脉論一卷

陳氏曰前書稱施肩吾後書稱傅曩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　道士柳冲用巨勝歌一卷　百章

集一卷

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逍遥子通元書三卷　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　金鏡

九眞玉書一卷

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黄帝丹訣玉函祕文一卷

陳氏曰文林郎蒲庚進
呂公窰頭坯歌一卷
陳氏曰以陶器為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
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
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已上十
八種共為一集其中有龍牙頌及天隱子各見釋

氏道家類

羣仙珠玉集一卷

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眞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眞篇以傳石得之薛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守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寧張懐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

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

鼂氏曰晉葛洪弟子滕升嘗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復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眞識

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

陳氏曰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玢

仙苑編珠二卷

鼂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效蒙求體為是書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陳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鼂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眞女仙五十五人以諂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

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為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

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眞記蓋别是一人也

鼂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内丹之法凡三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

陳氏曰施肩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
聖祖降七年謂請編次事跡詔李維宋綬晏殊同
編天禧元年上之

先天記三十六卷

鼂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即軒轅黄帝也
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黄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
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

陳氏曰會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藴奥總萬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

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

錄頊於莆中傳録纔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慶觀道藏得其全錄之

道藏書目一卷

鼂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眞部八十一帙靈寶洞元部九十帙太上洞部三十帙太眞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

鼂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咸有所

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録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録釋氏今亦具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寖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為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

釋氏因果之教與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為其所誤者鮮矣則為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為世戒云

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宫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

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畧其叙方技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也

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女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徳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徳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黄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

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
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裂之
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
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
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
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為
混淪元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
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

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
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
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
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黄冠師資豢
養口體逃避税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
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
歸眞者寧有他長必以残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
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寐憲宗

之抑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巳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宫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虚之趣蓋其非僻之為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説無自而入矣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説也煉養一説也服食又一説也符籙又一説也經典科教又一説也黄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

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

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

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蠧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吕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

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寳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道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

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元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葢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

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奥也今之黄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

者所不為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為優何也蓋人受生於天地禀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首過雪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為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為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為臣庶而言且古

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為之祈籲天地醮祭星辰黄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為三炁五方為五炁

九天為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太清為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效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衆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其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

也彼方以空寂為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踈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傚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至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三

子 釋氏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浄飯王太子

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

母右脅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

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刼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刼矣每刼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刼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

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隐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

謂之小刧每一小刧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為五戒釋迦在

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

此推尋典籍自漢巳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巳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

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静齎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黄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

髮為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
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
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
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
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
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
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
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門徒南遊

新野欲令元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往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遥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

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
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
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
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
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
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懺所譯泥洹等
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陁
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兠法勒沙門曇摩難提

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含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

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録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

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毁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金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内又别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别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

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托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奥義賛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録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元宛以下不著録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

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禪觀之書不預焉迄於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潤文官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為大中祥符法寳咸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隐六百六十卷入令詔訪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太宗妙覺祕詮為名眞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為三卷以法音旨要為名摹印頒行訖於天禧末又譯成七十

卷凡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乘論二十九卷小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西方聖賢集二十九卷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者具之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家一十部七百七十五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鼂氏曰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者華言能

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葢年七十九也没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絶於秦火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敎及明帝感傳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

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為之註釋疏抄至不可選紀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録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經猥衆且所至有之不録今取其餘者列於篇此經雖在藏中

然其見於經籍志故特取焉

陳氏曰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其首也所謂經來白馬寺者其後千經萬論一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

水心葉氏曰按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折解剝別其眞妄

究其終始為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强為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朱子語録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自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皆是剽竊

老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四十二章經之說却自平實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切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金剛般若經一卷

鼂氏曰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朝思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予弟公愬日誦三過予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

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為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偈其言明甚獨奈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為法同無為法以眞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大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譯其文大槩既

同時小異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六譯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翺者集為此本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

石本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為最善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安保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北宗法門也舉心即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物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序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為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剛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

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賓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祇為世人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不知是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為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鏨鑿山破取礦烹煉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

我喻山煩惱為礦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勇猛喻鏨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礦煩惱礦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礦以覺悟火烹煉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為喻因以為名也

又曰大藏般若經合六百卷四處共十六會此金剛經是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

十七卷謂談般若有八部謂大品小品放光光讚
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剛屬第八部中自佛滅度
後九百年間西竺天親菩薩師事無著天親欲釋
金剛經乃問無著無著遂入日光定上兜率問慈
氏慈氏以八十行偈授無著天親依此造論三卷
蹑須菩提三種問答斷二十七疑釋此金剛一卷
經文
潁濱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

而有差别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别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餘見楞嚴條下

按經文言以無為法而有差别又言一切有為法語意相對故誤讀作無為然有即有為無則不必言為矣有為法而視同夢幻泡影露電則終歸於無而已無與無為是兩義無為者清淨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

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文字不必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佛非佛法非法衆生我相非我相之類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惟阿耨菩提則不曰非阿耨菩提蓋世念盡空則實體自見也其字九其物一

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即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蚤知則蚤得力

朱子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
過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
槃中滅度都教爾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
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
此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
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圓覺了義經十卷

陳氏曰唐罽賓佛陀多羅譯

圓覺經䟽三卷

晁氏曰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䟽觧圓覺之㫖佛為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三觀楞嚴之㫖阿難因遇魔障娆問學菩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葢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慧其歸豈有二哉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陳氏曰唐天竺般剌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

房融筆授所謂譯經潤文者也

楞嚴經疏二十卷

鼂氏曰唐神龍二年中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

房融筆授皇朝僧子璿撰

楞嚴標指十卷

鼂氏曰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峋為之

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之意蓋

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

鼂氏曰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書予嘗為之序

頻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

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隐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内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

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圜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

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朱子語録曰楞嚴經只是强立一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楞嚴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又

譯經而不譯呪想其徒見呪本淺近故特地不譯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語答曰決無此理遂
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
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
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
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
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
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

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平實

楞伽經四卷

鼂氏曰宋天竺僧求那跋陁羅譯楞伽山名也佛為大慧演道為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心為宗而李通元則以為

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為如來藏言其性不二明偽即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元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陳氏曰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註蓋以三譯參校同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東坡蘇氏書後曰楞伽阿䟦多羅寶經先佛所說

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

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輙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六祖解心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慧能解慧能其徒尊之以爲六祖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慧忠肅宗師事之此其所著書也

心經會解一卷

鼂氏曰唐陳留僧元奘譯併注般若者華言智慧波羅蜜多者華言到彼岸謂智可以濟物入聖域也長安中僧法藏爲之疏元豐中僧法泉亦注之

司馬温公書心經後曰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

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書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

朱子語録問心經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要鶻突人

維摩詰所說經十卷

鼂氏曰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

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真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為知法者斥其有穢淨之别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真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錄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苻堅遣呂光破西域俘之以歸姚

興迎長安譯經於逍遥園凡四十部此其一也本
三卷十四品其後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
注釐爲十卷予得之董太虚家蓋襄陽本也虜李
繁頗言此注後人依托者
遺教經一卷
陳氏曰佛涅槃時所說唐碑本
山谷黄氏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
軍没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

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並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勑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勑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書比來考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

經敎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過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

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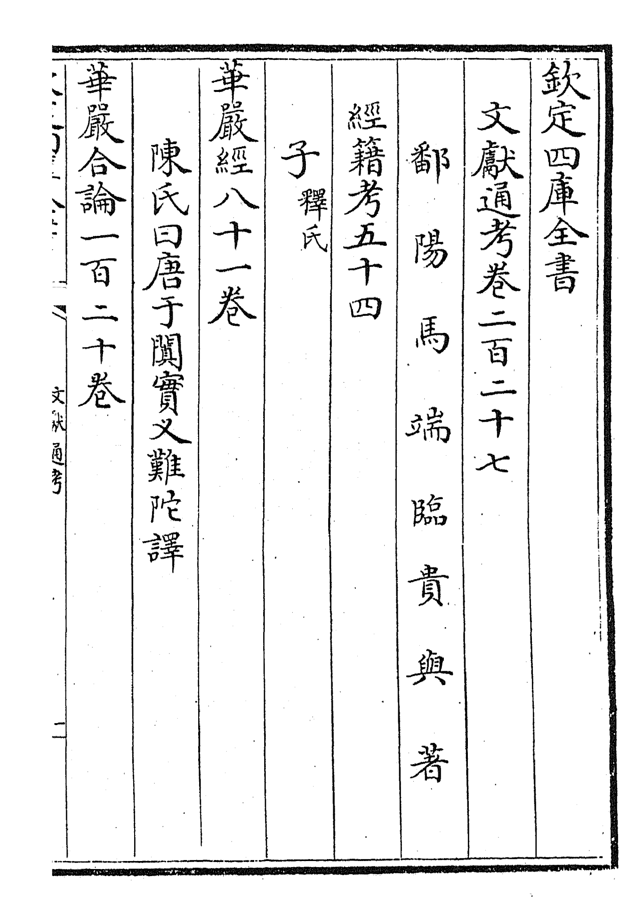
西山真氏跋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

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脱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彌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阿彌陀經一卷

陳氏曰唐陳仁稜所書刻於襄陽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四

子 釋氏

華嚴經八十一卷

陳氏曰唐于闐實叉難陀譯

華嚴合論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按纂靈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晉有沙門支法領得下本分三萬六千偈至此土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總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三十九品合論者唐李通玄所撰通玄太原人宗室子也當武后時隠居不仕舊學佛者皆曰佛說此經時居七處九會

獨通玄以為十處十會云

朱子語録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説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函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華嚴合論法相撮要一卷

陳氏青谷曰真際禪師以唐李長者通玄合論撮其要入手藁為圖

華嚴經清涼疏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居清涼山號清涼國師即韓愈贈之詩者文元公有言曰明法身之體者莫辯於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辯於華嚴學佛者以為不刋之論

華嚴決疑論四卷

鼂氏曰李通玄撰通玄既為華嚴合論又著此書

皇朝張商英使河東得之壽陽縣東浮屠廢書中

華嚴經略一卷

鼂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既疏華嚴又撮其大意

為此凡四十二章

法界觀一卷

鼂氏曰唐僧杜順撰華嚴最後品法名曰法界敘

善財參五十三位善知識經文廣博罕能通其說杜順乃著是書宗密注之裴休為之序

華嚴起信文一卷

鼂氏曰唐僧善敌撰敌潭州太平寺僧也每品一章撮其大指凡三十九章

華嚴經百門義海兩卷

鼂氏曰唐僧法藏撰藏長安崇福寺僧也分十章

華嚴與旨一卷

鼂氏曰唐僧法藏撰又曰妄盡還源觀凡六門

華嚴呑海集一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通述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品五萬四千偈其文浩博澄觀為之疏尤難觀覽道通約之成萬三千言以便初學

法界披雲集一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通述杜順纂華嚴經義撰法界觀道通又分十玄門

法界撫要記四卷

鼂氏曰皇朝僧遵式述其序云元豐初覽清涼玄鏡達峰注取其合者録之

法華言句二十卷

鼂氏曰唐僧智顗撰智顗居天台山號天台教五代兵亂其書亡錢俶聞高麗有本厚賂因賈人求得之至今盛行於江浙

六祖壇經三卷

鼂氏曰唐僧惠昕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陳氏曰僧法海集

水懺三卷

雲龕李氏序略曰昔梁武帝為其妻郗氏墮龍類中誌公教之製懺文十卷其言深博懇至禮誦者多獲冥報後人因之更製此懺文約而事備使誦之者不勞而獲善利亦方便之一也或曰二懺文

多寡有異而獲報豈亦然乎予曰心法無邊文字有限報亦有限今以無盡心為無盡施豈以文字為量哉華嚴上部偈如微塵而流傳此方止八十卷楞伽大部十萬偈而達磨傳以為心要者纔四卷般若六百卷而心經總其要止二百五十八字豈可以多寡量之乎若能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一大藏教盡自此中流出施者受者物我兼忘罪福空華兩無處所子又如何問者茫然余曰若以

空無相無作而不起大悲心度衆生者是寂滅行非菩薩行若起悲心見有一衆生得度而度者是有漏行非菩薩行應以無所度而度是為真度無所施而施是為真施如是而施福不唐捐行矣仁者布施勿疑問者懽喜踴躍而去

肇論四卷

鼂氏曰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真空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

傳燈録云肇後為姚興所殺

觀心論一卷

鼂氏曰魏菩提達磨撰

百法論一卷

鼂氏曰唐僧玄奘譯西域僧天親所造所謂一切法者其略有語一心法二心所有法三色法四心不相應行法五無為法心法八種心所有法五十一種色法十一種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無為

法六種故曰百法

起信論一卷

鼂氏曰唐僧宗密註僧真諦譯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所造也雖云名相蓋明心宗指義玄微文辭明緻故盛行於世若肇論百法唯識及此義者皆專門名家故藏中所收亦録於此

辯正論八卷

鼂氏曰唐釋法琳撰潁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闕

中人著此書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以其老子語焚毁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翦棄者

破邪論二卷　甄正論三卷

鼂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毁藏中多闕故録之

按破邪甄正二論昭德讀書記以為宣和焚毁藏中多闕然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

專誑傳奕而併非毁孔孟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無足觀者甄正論譏議道家如度人經璇璣停輪處以為璇璣無停輪之理使停輪至七日七夜則宇宙顛錯而生人之類滅矣無極曇誓天及龍變梵度天處以為曇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經傳中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地名號而剽竊佛書字義乎又如河上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文帝駕詣河上公問道而河上公一躍騰雲帝知

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章句二卷以為漢史帝紀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詣河上公問道之事且孝文好黄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新垣平平一方士其說至畀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述之河上公之事竒偉如此何獨見遺於班馬乎乃羽人道士輩自創此說大意如此不能悉記其詞語此論頗當意必借筆於文學之士沙門輩恐不能道也

原人論一卷

鼂氏曰唐僧宗密撰斥執迷遍淺直顯真源佘道本末凡四篇

輔教編五卷

鼂氏曰皇朝僧契嵩撰藤州人皇祐間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因著此書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云

玄聖蘧廬二卷

鼂氏曰唐李繁撰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常

與丁公著陸亘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虞愈稱其家多書一覽終身不忘太和中舒元輿誣其濫殺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臨死生而不懼賢於顔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乎可謂賢矣而史載其平生行事甚醜獨何歟

宗鏡録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僧延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法眼嫡孫也建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東流中

夏學者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法僧更相詰難至詖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祕經六十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學佛者傳誦焉天台者僧知顗也解法華經賢首者僧法藏也述華嚴經慈恩者僧玄奘也譯般若

經

釋氏要覽三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成集雜録釋典旁求書傳分門編次成二十類天禧三年書成

弘明集十四卷

鼂氏曰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右律師采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於釋教者

廣弘明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僧釋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

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辯惑

佛德法義僧行慈惻誠功啓福滅罪統歸等十門

林間録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記高僧嘉言善行謝逸為

之序然多寓言如謂杜祁公張安道皆致仕居睢

陽之類疎濶殊可笑

景德傳燈録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

録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於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考正差謬遂盛行於世為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懐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懐讓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潙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徧於海内迄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

愈益盛甞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玉英集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王隨撰先是楊億編次傳燈録三十卷隨刪去其繁大半上之

致堂胡氏序曰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於賢智於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録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考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誚予為蔽曰曽不聞粗言細語無非第一義而於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乎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誕誑之説相唱和於穿穴空籠滉

漾無實之中是為遁辭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啟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轇轕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初非性也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於是以世界為幻以性命為欲以秉彝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

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為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

天聖廣燈録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駙馬都尉李遵勗編自釋迦以降仁宗御製序

分燈集二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井度編蓋續三燈録也

建中靖國續燈録三十卷

鼂氏曰僧維白編維白靖國初住法雲寺駙馬都尉張敦禮以其書上於朝徽宗為之序分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

禪苑瑶林一百卷

鼂氏曰井度編取三燈録所載祖師言行附入諸方闡提語句且考正其差誤云

緇林古鑑二十四卷

浮屠慧邃撰雲龕李氏序略曰邃以所著緇林古

鑑示予曰此書起漢永平訖唐貞觀上下數百年用高僧續高僧求法法顯等數家之書芟其繁冗以類相從為四十九門二十四卷總二千二百七十一事傳授之本末教法之興替高勝之行業幽顯之報應莫不畢載慧遼之為此書非務博聞而已將俾學者考古以鑑今知所畏慕誘掖其善意而策發其怠惰於教法有序焉請序而行之某曰人之學道要臻其極而剛柔緩急受才有不同今

子之書以事從人以人從目覽者各以類求之而知慕向焉所得斯過半矣

嘉泰普燈録三十卷

陳氏曰僧正受編三録大抵與傳燈相出入接續機緣語句前後一律先儒所謂遁辭也然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

龎公語録十卷

鼂氏曰唐龎藴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録其言成此書

羅漢因果識見頌一卷

陳氏曰天竺闍那多迦譯首有范仲淹序言宣撫河東得於傳舍藏經所未録者十六羅漢為比丘摩拏羅等說

雪竇頌古八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顯居雪竇山所謂頌古者猶詩

人之詠古云

宗門統要十卷

陳氏曰建溪僧宗永集

鮑埜宗記

永嘉鮑埜撰水心序曰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十萬言永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

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予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予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之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

夷術狄技絶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己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慼歟予嘗問埜儒之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晲予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别下取要而舍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其言愈悲夫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雪峰廣録二卷

陳氏曰唐真覺大師義存語丞相王隨序之隨及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也

古塔主語録三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古撰范文正喜之嘗親為疏請

說法有句云道行無玷孤風絶攀時以爲非溢美也

碧巖集十卷

鼂氏曰皇朝僧克勤解雪竇頌古曰碧巖集

法藏碎金十卷

陳氏曰太子少傅鼂迥撰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

陳氏曰僧相淨等集進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聲三

十字母名有牙齒舌喉脣五音仁宗御製序吴郡

虎丘寺有賜本如新

金園集三卷　天竺别集三卷

陳氏曰並錢塘天竺僧遵式撰世所謂式懴主是

也

道院集要三卷

陳氏曰王古撰以鼂逈法藏碎金耄智餘書删重

集碎别為此篇

大慧語録四卷

陳氏曰僧宗杲語其徒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

禪宗頌古聯珠集一卷

陳氏曰僧法應編

釋迦氏譜十卷

鼂氏曰唐釋僧祐撰僧祐以釋迦譜記雜見於經論覽者難通因纂成五卷又取内外族姓及弟子名氏附於後

高僧傳六卷

鼂氏曰蕭梁僧惠敏撰分譯經義解兩門

高僧傳十四卷

鼂氏曰蕭梁僧釋慧皎以劉義宣靈驗記陶潛搜神録等數十家並書諸僧殊疎略乃博采諸書咨訪古老起於永平十年終於天監十八年凡五百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分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

唱道十科

續高僧傳三十卷

鼂氏曰唐僧道宣撰藝文志作道宗大明寺僧也以慧皎會稽人故其書詳於吳越而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十九年百四十四載編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分譯經解義集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凡十門

求法高僧傳二卷

鼂氏曰唐僧義淨撰義淨垂拱中往天竺求佛經既還因纂集唐僧往西域者五十六人行事

比丘尼傳四卷

鼂氏曰蕭梁僧寶唱撰起晉升平訖梁天監得尼六十五人為之傳以檢淨為首寶唱金陵人藝文志有其目

僧寶傳三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僧德洪撰其序云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頴嘗為之傳載其機縁語句而略其終始行事德洪謂入道之縁臨終之效有不可闕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補以諸方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宗之裔絶出者合八十七人各為傳係之以贊云

正法世譜

王質景文撰自序略曰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為正其間諸宗師出其鄉姓其氏舍其家所從師其人受具所游方其所出世其所得法其人授法其人其平生所可見其事終其所塔其所壽若干臘若干倣史記年表列之此世譜大略也葢自大藏經之餘諸史諸集四方圖經諸誌銘若近儒釋之徒所著未及入藏者皆裒以為資大慧以降方

歴訪其人續之未艾也竟余世而已

開元釋教録三十卷

鼂氏曰唐僧智昇撰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入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為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也

釋書品次録一卷

陳氏曰題唐僧從梵集未有黎陽張彙跋稱大定

丁未益非中板本也

法寳標目十卷

陳氏曰户部尚書三槐王古敏仲撰以譯藏諸函隨其次第為之目録而釋其因縁凡佛會之先後華譯之異同皆是著之古旦之曾孫入元祐黨籍

致堂胡氏崇正辯序曰崇正辯何為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説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

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毁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即無是非是絶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絶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丕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

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

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弒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絶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説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闖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

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懾矣廹窮患害必起僥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

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葢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

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效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

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

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恱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毁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説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已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此邪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吉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黄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髠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

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説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於國王宰官刼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

禽獸況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罪而不為慕

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
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
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
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
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悦其言而
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温
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
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

之曰良价之殺父效年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絶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

也特罔人以虚誕之言盖其悖逆之情聾瞽愚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蠧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辯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辟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永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為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闗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丁寧學者收藏夸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盖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

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過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為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録雜出於僧人所為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

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為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鵰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為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闈星辰之域有里數而

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蚑蚋螻螘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彞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憎讐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他人為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夢幻詭漚影雷露

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裒人之財殫衆之力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爛然後

為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傳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為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滅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貲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煌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為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有之萬有烏

知其可予是必有說矣比丘意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同異且箴夫棄有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

又讀史管見曰太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言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

不悟鄙不學也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荀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為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復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一欲窮之未必能窮而先為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

書抉其楗而剔其髓然後氷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為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於一也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七